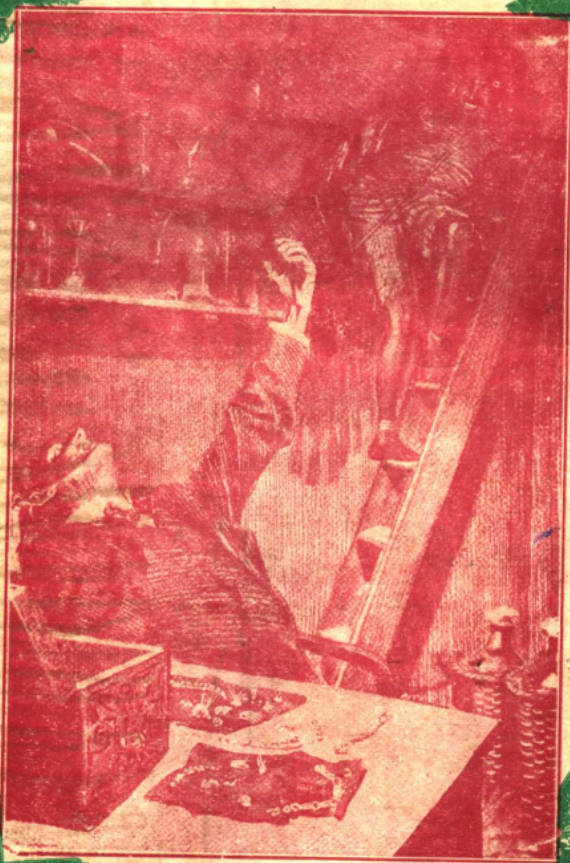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第二冊 第二案

佛國寶



中華書局印行

雲南地方志

全一冊 一矢



卷之八

景南文淵閣，向有藏書之譜，而可得此賦

圖，經明事，並不計其

賦之奇，茲定雲南全

書，以文引記國之

之書，全書二千餘

書，八日編訂一冊。

星雲閣全圖，會

中華書局

新世紀叢書

雲南遊記

謝彬著 全一冊 一元

著者爲吾國遊歷專家，足迹遍全國，曾著有新疆遊記全國一週等書，久已風行一世。此書係民國十二年遊滇之作，全書二十餘萬言。凡廣州、香港、瓊州、安南、以及片馬問題之歷史與地理，法人治越之苛政，乃至雲南全省之教育、產業、風俗、遊觀等等，無不有最新最詳之記載，可作遊歷者之指南，可供治地理者之參考。

中華書局發行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第二案 佛國寶原名 (The Sign of Four)

英國柯南道爾著
江陰劉半儂譯

第一章

華生曰。一日。福爾摩斯又自室中爐端架上。(西人室中。火爐之上。恆有一架。用以置常用零物者。)取一藥水之瓶。復自一軟革小篋中。出一精製之皮囊。注器乃以其瘦白之指。插器瓶中。吸水使滿。然後捲其左臂之袖。注目於肘腋之間。徐徐注射之。及上臂已刺有細孔無數。水漬淋漓。始收鍼棄管。投身於一天鵝絨安樂椅中。默坐以吁。若甚自快意者。福之爲此。日必三次。數月來。余已司空見慣。福雖由以爲得。余固期期不敢贊同也。故日復一日。每覩此象。心中必爲之焦悚。夜寢而思之。亦以爲苟不加以峻阻。則此心終不能自安。顧余雖數數自誓。言脫能語之以傷生之理。動之以誠。事當無有不濟。然而終不敢一發吻者何也。則以福之爲。人性既嚴冷。

自信。復堅爲其友者。少有所進。彼輒以爲不可。矧其雄毅之力。審事之效。在在可以使人景仰。余雖欲有言。轉覺自慚。淺陋望面却步矣。是日午后。見福注射既竟。自覺無可再忍。卒爾問曰。君所注者。馬非耶。抑哥加因耶。此一問題。余他日所不敢問。而是日卒出諸口者。其或以膳時進酒。膽爲之壯。或以心中所蓄過多。不能復容。則亦末由自解。此時福方手舊書一卷。且讀且語。余曰。哥加因耳。此爲百分之七之溶液。君盍試之。余曰。否。此惡可試者。余體尙健。用之不當。適足自害。福曰。君言亦良信。固知藥性過尅。用之滋病。但以體既羸瘦。非此殆不能振刷神緒。用之既久。遂忘其害。正如飲鴆自甘耳。余正容告之曰。雖然。君當自思。當嚴計其得失之所償。君用此。以其能助腦耳。不知所以能助者。第在於攪腦質甚弱。一時被攪。故覺神思稍清。然旦旦而攪之。腦之組織既傷。則後日腦力之弱。正不可說。君胡不一計將來之厄運。而徒取一時之快。甘此如飴耶。當知吾之所以阻君者。乃一略解醫理之人。深愛其友。不顧其昂藏七尺。付諸戕賊。故不惜苦口勸之。自非通常友朋敷衍酬酢之辭。所可

倫比。君其記取。福聞之。無違色。但倚其兩肘於椅背。剝弄指甲。若深味余言之當否者。已而曰。余心好動。使予我以問題。予我以工作。予我以至幻之隱密。予我以至難之辨析。則余心反覺處於常境。得一以意匠勾索其玄奧。設使飽食終日。放心不用。乃大非所適。故寧從事於心理之探索。當擇業之始。卽具有隱衷。且爲此業者。直可謂自我作古。環顧寰宇。類我者有幾人。耶。余曰。君何自負。豈世界之大。私家偵探顧君一人耶。福曰。然。余實爲唯一之私家議探。案官家偵探有捕人之權。私家偵探僅有討論案情之資格。破獲兇犯後。須先向官廳領得拘票。或經官吏允許。帶同巡警。始可捕人。故通人恆稱之爲議探。卽謂爲偵探界中最高最後之控訴所。亦非自詡。彼格萊格遜萊司屈萊特愛生爾內名瓊司姓之流。尸位素食。所事恆不能愜人意。抑且自視爲故常。然當其紛結不解之時。但求諸我。我以練達之資。按圖索驥。所見恆出人意表。事無有不立解者。然我之趣旨。旣不欲藉以漁利。而新聞紙中亦無有刊我福某之名者。則我之所欲。果何在耶。夫人人引爲至難而我乃能洞而

燭之一事。既竟。可以慰己。亦可驕人。其所以償我之心。勞力竭者。蓋亦厚且至矣。君達人於傑。第遜賀泊一案。躬歷其境。觀厥成功。以證我言。或亦許爲不謬。余曰。然哉。余畢生所見。事之奇者。以此爲最。業已書其顛末。成一小冊子。錫以奇幻之名。曰血書。（卽本書第一案）竊恐天下讀者。不以爲信史。而以說部目之也。福搖首曰。余亦觀之審矣。君此舉。實不敢苟同。當知偵探爲實學之一。萬不宜處之以冷膜。君果以說部視之者。其結果。與執一幾何定理。而欲演爲言情小說。或舉以爲雄辯之論題者。正復相同。余曰。情節既奇。事實乃轉覺不可徵信。余但見其爲說部耳。福曰。事實說部。究宜加以明辨。卽或偶似。亦宜分別。而比例之。凡百事。實必有其事。理偵探之學。乃本乎事實之果。而勾求其因。但得事理之見解。不謬。因固未有不能得者。吾每有所事。輒告成功。要著卽在乎此。華生曰。方余之著是書也。意固欲有以娛福。乃不意其加以一冷刻之批評。余心滋悶。然福之爲人。自負實甚。果余以稿本就正者。度非逐行改竄不可也。余與福合居培克街者有年矣。嘗陰察福之舉動。密靜之中。

乃不免略寓驕僞。故居恆靜坐。養吾足傷。雅不願有所建議。吾足曾爲彈丸所洞。雖未廢行。而每值天氣變更。骨節陰痛。殊苦也。談次。福實烟於斗。且吸且語曰。余探事之心得。近且及於歐洲大陸矣。前一星期。有法人曰維拉得者。就教於余。其人君或亦識之。在法國偵探界中。可稱後起之秀。資質既佳。識力亦殊不薄弱。惜乎所造者淺。每遇難案。恆苦無實學以濟之。爾時彼所就教於余者。乃一遺囑案。饒有興趣。余告以類似之案二。一爲千八百五十七年。余在立加所探者。一則千八百七十一年。在聖路易司所探者。一經解析。彼之疑竇頓消。案情真相。遂瞭如指掌矣。今晨余得一函。乃余之助探授余者。君可觀之。因以一外國式之信紙授余。余閱其梗概。見書係法文中。多景仰恭維之語。‘Magnifiques’ ‘Coup-de-mates’ ‘Tours-de-force’等字。凡再三見。閱竟笑曰。此殆如學僮之諛頌其老師矣。福曰。誠然。諛我過甚。彼之探力。雖未達爐火純青之候。而偵探所需者。已得其三之二。有探索力。有識力。所缺者。學力耳。然使求學心切。學力之來。固非難事。彼今正從事彙譯。欲以拙作譯。

爲法文也。余曰：何者尊撰耶？福笑曰：然。豈君亦不之知耶？此書所載，不事臆測，專尙實事。例如「烟灰辨識」一節，言烟草之多，合雪茄紙烟、斗烟三者爲類，凡百有四。十。灰色各異，各繪彩圖，係以精釋。當探事時，一烟灰之微，亦往往可視爲全案導線。譬如一殺人之兇犯，儻能決其烟灰爲印度烟，則追蹤之時，範圍減縮較之茫無端緒者，難易不可同日語矣。且烟灰之辨識，爲事亦易，富於閱歷者，見屈律金諾波雷烟之黑灰，與鳥眼烟之白灰，正如蔬菜之與馬鈴薯，望而可知，不必假以思索也。余曰：君所賦異人，故精審若是。福曰：關係既重，實不得不爾。吾書中又言足印之辨別法，但足印易沒，故并言其石膏保存法。餘如手指之印，雖模蹟至小，而石工、水手、木匠、礦工之輩，職業既異，所印亦各各不同，故圖其形而詳論之，使操探業者有所遵循。而於無名屍體之審辨，與夫探察罪犯之先踪，尤至有裨益也。雖然，余瑣瑣爲君道此，君得毋倦聽？余曰：不唯不倦，抑且大娛我意。以此證諸君往時探案之事實，而我又得躬逢其盛，以觀其成，竊得謂非天幸。但君所言之識力與探索力，兩事範圍。

或不免淆混而互及。福曰。否。言時。穩倚其背於椅背。力吸烟斗。濃烟縷縷自斗出。高出額際。隨曰。姑以足下爲近例。以識力言。我知今日上午。君必往維格摩亞街之郵電局。以探索力言。我知君必在彼處發一電信也。余曰。然哉。兩事均確合無誤。然我固未嘗語人也。福曰。君未語人事體。乃能語我此事。至簡而解釋。冗繁然解之實足以明定識力。與探索力之界範。識力告我言君之履端。潰有赤土少許。以余所知。維格摩亞街郵電局門外。今方修築道路。其自地中掘出之赤土。卽堆積局門之前。往來此局者。偶不措意。卽蹈泥穢。而其泥色又與習見者迥別。今日上午。君旣未遠出。而近處各街。更無有類此之赤土者。則識力固已明明告我以君之必往郵電局矣。余曰。然。彼探索力又何以語君。使君能決我必發一電信耶。福曰。此亦甚易了解。余與君對宇而居。竟午未見君作信。而君之案頭。郵片郵花。亦未嘗少動。君苟不發電。又何事而躬詣郵電局耶。凡事當探索之時。去其不可必者。則可必者自見矣。余畧自思索。卽曰。此事情節。誠如君言。然簡而易透。使余更予君以一較難之試驗。君亦

頗怒其妄肆否。福曰。恣言之。或且反足以阻我爲第二次之哥加因注射。凡君所問。余殆無不樂爲解析者。余曰。嘗聞君言。凡人日用之物。閱時既久。其上必印有。其人之特誌。精探事者可卽物知人如讀書然。今余有一表。蓋新得者。然表固舊矣。君能讀其特誌。而知其舊主之爲人乎。言時以表授福。陰念福固以傲然獨斷爲樂者。今乃以一不能爲力之試驗窘之。則不禁竊笑。福得表。初則置掌中。衡其重量。繼乃細審表面。又啓其後蓋。密察內部之機括。旋復自囊中出透鏡精辨之。余見其面色時時變化。終乃沮喪不語。幾至失笑。已而福以表納我手中。搖首曰。此事大難。幾無端緒之可索。蓋此表近已加以修潔。紋蹟盡去。又惡可措手者。余曰。然人固先加以修潔。而後以此表畀我者。言時。私意此亦福欲自飾其敗。故爲此道歉之辭。以塞責。使果予以一未加修潔之表。所得或亦不過爾爾。反顧福。則方仰首注視承塵。悠然作冥想。徐曰。雖所知未能滿意。然亦幸未全敗。今姑言之。就正於君。余意此物必出自乃兄之手。而乃兄乃又得自父傳者。余曰。此蓋由表背。H. W. 二字而知之乎。福曰。

誠然。W 一字。顯係君姓。(W 爲華生 Watson 之略文) 而表中所鑄製造時日。去今已可五十年。歷時既久。則其爲先人之遺物可知。且揆諸故事。凡金玉珠寶之屬。以傳諸長子者爲多。而長子之名。又往往酷似其父。果余所測不謬者。君父固已棄養多年矣。吾故可決言此表必落於乃兄之手也。余曰。然。猶有他說乎。福曰。乃兄行事。狂放無度。喜揮霍。不能事生產。雖藉有厚資。而不久即罄。以故恆處窮鄉。後卒以耽於麴蘖。昧昧以死。吾所知者。盡於此矣。余聞其言。頓觸舊感。離座起。怒謂之曰。福爾摩斯。君何爲者。對人之弟。而暴其死兄之惡。禮乎。且君所言者。亦未必出於探索。恐預識我兄之慘史。而藉以欺我耳。果爾者。君殆欲自貶其價值耶。福溫言慰余曰。華生醫士。恕吾無狀。吾探索既久。偶有所得。便直言無諱。初不意遽傷君懷。但謂我預識乃兄之慘史。則不敢自承。蓋余未見此表時。直不知足下有兄也。余曰。然則君何由知其行事。而所知又何以確鑿。乃爾。福曰。信乎。微倖甚矣。吾僅度其大概如是。初未敢斷言事事切中也。余曰。然則君所見者。亦得非僅憑臆測乎。福曰。否。否。余決

不以臆測爲能。凡事必有其理。僅憑臆測。每易失實而致敗。君聞余言而驚者。蓋尙未知余能就細微之事。以知其大。苟能循余之理想而索之事。無有不立解者。今請道其故。余首言乃兄爲人不謹。試觀此表。不特下沿有癰痕二處。且四周有傷蹟。無數。是顯係與金錢鑰匙等堅物同置一囊者。此表之值可五十其尼（英古幣名。每其尼合一磅又一先令）而任意亂置。不知珍惜。則其爲人之不謹可知。且家傳之物。僅此一表之微。已貴重至此。而謂他種遺產之不豐且厚者。無此理也。余領之。福復曰。英倫質肆常例。每質一表。必以鍼尖刺質券之。號數於表之內部。藉免混淆。遺誤之弊。今用透鏡窺之。見此種號數。先後凡四。見是可知。乃兄必常在窘鄉。以千金之子。而猶不免常在窘鄉者。苟非揮霍無度。不事生產。其何以致此。更觀表之內蓋。其鑰孔四周創痕幾可以千計。縱橫交錯。不可名狀。此必嗜飲之人醉後。開表心。神恍惚。手腕顫動所致。吾故決言其耽於麪。也。余曰。神哉。君技此事。一經解釋。隱秘遂如盡暴於白日之中。無所遁跡。頃間唐突。尙望曲恕。自是而後。信託於君者。將益

復誠摯。但余當問君。君勞心竭慮。樂此不疲。得勿傷生耶。福曰。否。有哥加因在。余非用腦^非殆無以度日。且用腦而外。將何以爲活耶。試立此窗畔。覩彼屋外。昏沈之黃霧濛濛。然街市爲迷。舍宇爲隱。亦昏悶極矣。人苟飽食終日而不思。所以自解悶。得勿頹阻以死。矧乎既有。所長。不善用之。又何用乎。其有此長耶。夫人之作奸犯科。常事耳。我以渺乎一身。存於斯世。亦常事耳。以此渺乎一身之常事。而終無益於世。不亦悖乎。福津津作長談。余方欲敗齒答之。忽門際有剝啄聲。居停主婦以銅盤盛一名刺入。語福曰。先生。一少婦見訪。福讀其刺曰。瑪利名。毛斯頓姓。姑娘。余乃勿識是人。赫德生夫人。居停主婦名。可延此少婦登樓。華生君。汝亦勿去。留此爲佳。

第二章

毛斯頓姑娘珊珊而入。舉止既穩。體態亦嫺靜大方。度其年約當標梅迨吉之候。金黃之髮。飄然覆其美額。體羶而秀。楚楚有致。衣著亦雅潔可喜。顧眉宇間深負威楚望。而可知爲來商榷案情者。所御爲褐色之衣。不附飾物。冠亦褐色。一旁附以白羽。

姿色雖僅中人而丰神溫厚。藹然可親。蔚藍之目。盈盈然如訴其愁苦。尤足令人加以憫惻。余所見女子亦多矣。歷大洲三。歷國十數。然終未見一人能自表其天然忠厚之忱於容色之間者。獨於此女。覩其就坐之時。唇動手顫。蹣跚之狀。形諸顏色。則不禁爲之厚表同意。女既就坐。發吻曰。福爾摩斯君。余所以就教於君者。以余女主西細爾名。福雷司德姓夫人。曾延君探案。深信君能力既多。而待人接物。尤摠謙和。厚。故命我來此。福且思且語曰。西細爾福雷司德夫人耶。余所盡力於彼者良薄。記得案情至易。女曰。君言易耶。夫人固未嘗易視。卽君以前事爲易。恐於余案亦當棘手。余思世事奇怪而不可以理測者。殆莫我之地位若。福聞之力擦其掌。兩目直視。其沈毅如蒼鷹之面目。頓露異態。自其所坐椅中。俯身向前。促女曰。然則案情何若。趣言之。是時。余恐居間參聽。非女所欲。因起立。謂之曰。恐姑娘以余有礙。請暫別。福未及答。而女遽伸其手。止我而顧謂福曰。苟君友能少留。或亦於我有補。余不解所以。姑復就坐。女卽曰。茲事大概。述之亦簡。余父爲軍官。往歲駐防印度。不幸。余母早

世余尙呱呱在抱。余父以撫育多累，遂送余歸英。而英倫雖係母邦，戚串殊少，不得已就學愛丁堡。一寄宿學校中，至十七而畢所業。千八百七十八年，余父居大尉職，乞假十二月回英。既安抵倫敦，卽以電招我。謂所寓在蘭亨逆旅中，嗟乎余猶憶電中語氣，慙慙萬分也。余抵倫敦後，驅車詣蘭亨逆旅執事者，謂余毛斯頓大尉下榻於此，但已於前一夕外出，迄今未返。余於逆旅中坐俟終日，絕少音耗。入夜以寓中理事之請，告諸警署，復於次日晨報中遍刊廣告，而其效果乃終於烏有。蓋自是日而後，凡關於余父不幸之消息，終無一字能及我也。悲夫余父怡然以歸，意固欲一享故鄉之清福，而孰知句女語至此，哽不成聲。福乃出其囊中所懷小冊子，且問且記曰：令尊失蹤之日，尙憶之乎？女曰：是爲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三日。距今幾及十年矣。福曰：其行李安往？女曰：尙存逆旅中，檢之亦無線索可求。衣服書籍而外，有安達門島之奇異玩具多許。此島爲罪犯流徙之所。余父蓋曾在島中充監察之職者。福又問曰：令尊在倫敦獨無朋儕足資探詢者耶？女曰：余所知者僅有一人曰休。

爾托姓少佐其人與余父爲同僚蓋均隸孟買步防第三十四隊者少佐退職於吾父假歸之前休居上腦胡街余等叩以余父失蹤事彼不惟不知且并吾父告假回英之事亦茫然未之前聞也福曰異哉女曰然事之最異者余尙未言及六年前爲千八百八十二年五月四日太晤士報中忽刊一不署名之廣告言瑪利毛斯頓姑娘苟能刊其住址於報端必獲利益此時余已館於西細爾福雷司德夫人家中爲之課其稚子因商諸夫人夫人曰可遂如言以住址登報乃當日即有人自郵局寄余一小匣啟之得明珠一顆甚大而色澤復圓潔絕倫顧匣中不及隻字寄者爲誰亦未由探問嗣後年年此日必得一珠大小光澤相等即函珠之匣式樣亦同凡六年而所得之珠亦六顆然寄珠人之迹兆終弗可得且各珠均希世之珍所值甚鉅二君試觀之當亦盛稱其美女言時隨啟一小匣授余等觀之見明珠六顆寶光耀人實余畢生所未見者福觀竟言曰姑娘之言良可駭異然猶有未盡之說乎女曰有之此余之所以欲就商於君也今晨余又得一信君可讀之因以信授福福曰